

有錢的 同志

雷森等著
什之譯



有錢的書局發行

有錢的同志

著者	雷	森	等
譯者	什		之
發行人	俞	鴻	模
出版者	海	燕	書
印刷者	光	藝	印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印刷廠	
刊行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	新	一版

★有版權★

A·雷森等著
什之譯

有錢的同志

——蘇聯各民族短篇小說集

海燕書店刊行

1949



目錄

在一九一九年.....	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賓呼斯·莫佳的傘.....	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格里哥爾.....	烏克蘭人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支票.....	猶太人A·雷森作
有錢的「同志」.....	猶太人A·雷森作
現成的紀事.....	猶太人A·雷森作
老婦米尼皮克的悲哀.....	韃靼人C·那特士米作
柱子.....柱子上掛根繩子.....	韃靼人C·那特士米作
母親.....	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第二號房間

烏克蘭人M・何維里沃威作

上絞刑架

亞美尼亞人C・米凱良作

在一九一九年

烏克蘭人 L·畢爾伏馬伊斯基作

從大門到矮得靠着地面的小屋有二十步遠。但是這二十步對於阿夫魯姆卻只當作兩步走。他迅速的走進了屋子。

父親坐在工作台跟前，把一塊皮補到靴子上去。母親在爐灶跟前忙着。

「怎麼啦？」——父親扔下靴子，問道。

「布爾雪維克在撤退了。已經載好幾兵車了……他們明天就不在這裏了……田尼金匪徒們只離城十俄里。」阿夫魯姆神色驚惶的說。

父親似乎是很注意的聽着他的話，其實他的思想卻在一個什麼很遙遠的地方。

田尼金匪徒……這就是那些以將軍和軍官們爲首的，給工人和農民們，尤其是給「猶太人們」以鞭打和死亡的人們。

給猶太人……那末克里赤夫斯基爲什麼又這樣盼望他們來呢？是呀！因爲克里赤夫斯基不但是「猶太鬼」，或是猶太老，並且還是資產階級……他有三個機器麵粉廠，好幾個商店……對於田尼金匪徒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對於他，對於皮匠查爾曼卻是可怕的……

因爲他是窮人。一個兒子在紅軍裏，第二個兒子，十七歲的阿夫魯姆也是非常熱望着這軍隊。

查爾曼拿起鎚子，但是他的敲擊是糊裏糊塗的，所以把釘子都敲斷了。

愛斯德·里娃在爐灶跟前忙着，看她的手勢，可以感覺得出，她是在神經錯亂着。

有時她轉過身來面對查爾曼和阿夫魯姆，好似要試圖說些什麼，然後又轉身對着爐灶。默獸的一些聲息也沒有。

查爾曼放下鎚子，拉鞋線。

突然像雷響似的大響一聲：烏——烏——烏！

愛斯德·里娃在爐灶跟前僵住了，兩手抓住灶沿……查爾曼的手也垂下了……

「Refoine-olom……幹起來了。」

阿夫魯姆跳起來。

「我一會兒就回來！」——便從小屋裏跑出去了。

愛斯德·里娃跟着他猛竄到門口。

「別走……小兒啊……別走呀……」

但是阿夫魯姆已經飛閃到院門口了。

黃昏消逝在藍色的灰暗中。是乾燥而又沉悶，像太陽還在地平線那邊揮動着火翅。槍聲頻繁起來了……

查爾曼坐在桌子旁邊，神經質的用手指敲着桌子。他的臉色是蒼白的，在他的眼睛下面橫陳着藍色的線條。愛斯德·里娃裹着頭巾，躺在床上。

「查爾曼，爲什麼這麼好久阿夫魯姆還不回來？」

難道他知道爲什麼嗎？也許他在什麼地方已經被從可咒詛的步槍裏射出來的小小的子

彈打死了。啊，這戰爭是爲了什麼？這革命是爲了什麼？爲什麼他應該這樣受難……

門開了，阿夫魯姆走進來。步槍掛在他的肩上，機關槍的彈帶圍在他的腰裏……

「阿夫魯姆！」

「噯。」

父親明白了，默默的走到兒子跟前，緊握他的手。愛斯德·里娃呆然若失的望着兒子。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夫魯姆？……啊……」

「我要跟紅軍走了，媽媽……」

「你……不，你不能去！」

阿夫魯姆走到母親跟前，把她的瘦小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吻她的灰白的頭髮。

「別哭，媽媽，我要去。」

轉身對父親。

「假使我不回來，你不要給我作 Kadesha ①。」

① 猶太話：「紀念禱告。」

於是用了堅決的步子，肩上掛着步槍，腰裏圍着機關槍的彈帶走出去了。

年老的愛斯德·里娃，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站着和望着，門怎樣開開，又怎麼關上。然後是沉默……靜默。

又像棍子打在頭上似的，又是一聲礮聲響了起來。

愛斯德·里娃明白了，眼淚湧了出來，她的瘦小的手痙攣着，她的灰白色的頭髮從黑色的頭巾裏散落下來。灰白色的頭髮，像背負的行囊似的，在這灰白色的行囊裏藏着玫瑰色的故事。這個用她的兒子們的鮮血所灌注着的故事一定要成為事實了。

查爾曼站在門口，頭俯在 *mezuz* ①，他的心跳動着，像中了彈的玫瑰色的小鳥。夜靜寂凝結了。

可以聽得見，一列一列的兵車從車站上開走。後來靜寂被衝破了，馬蹄聲在院子門口交響着。

槍聲：

① 猶太話：釘在門上的「禱告文」。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這是什麼？」——愛斯德·里娃問。

「這是什麼？……」——查爾曼重問一遍。「這是機關槍」……於是他把燈熄滅了。

在院子門外像沸水在沸騰着。機關槍達達達的響着，馬蹄的的踏着，並且還聽得出喊聲：

「萬——萬——歲……」

愛斯德·里娃，查爾曼緊靠着牆壁，躺在地上。

查爾曼看見異像：

有一個身形，滿身是紅點，手裏拿着鞭子，從槍聲和喊聲的中間豎了起來……他的眼睛是可怕的，拿着鞭子的手舉起來……就要……就要打下來了……

是黑夜……

「我的兒子，孩子們，啊，啊！」

在黎明之前，像在鍋子裏被沸騰着。機關槍，步槍，大礮，人聲一同震響着……不知什麼地方

玻璃窗被打破了，強姦，使人殘廢……

你看見：在黑夜的淺藍色中，有人家點點的紅昏的窗戶，受難的狂叫在寂靜中爆裂着。
是一個可怕的黑夜……

「Shma-isroel」①

禱他媽的告！

他——他——媽——媽——的！

啊——啊——啊——啊——啊——啊……

靜了。

黎明來窺視窗戶了……

是這樣蒼白的，無助的黎明……

愛斯德·里娃從地上爬起來，搖搖晃晃的從小屋裏走出去……

院門洞開着。

走去，想把門關起來。

①猶太話：「禱告。」

帶……

在院門外面，在血泊中躺着阿夫魯姆，身上掛着步槍，腰裏圍着沒有子彈的機關槍的彈

「阿夫魯姆……」

她跌倒在已經冷僵了的屍體上，一聲瘋狂的叫喊從痛楚的胸膛裏迸發出來。

「喔喔啞！」

然後她把眼睛仰視天空，把一雙手指已經僵直的手戮進灰白色的頭髮裏——然後又是

母性心的慘叫……

「我的天呀……」

湧出細粒的眼淚，瘋狂的笑聲，眼睛——瘋狂的黑點——看着苦難的模糊的裂口。

……有一個身形，滿身是紅點，手裏拿着鞭子，從槍聲和喊聲的中間豎了起來……他的眼睛是陰暗的，拿着鞭子的手舉起來……就要……就要打下來了……

查爾曼的心跳動着，像中了彈的玫瑰色的小鳥似的，當他看着愛斯德·里娃的灰白頭髮的時候……

因為灰白色的頭髮是灰白色的行囊……

……在灰白色的行囊裏藏着玫瑰色的故事，這個用她的兒子們的鮮血所灌注着的故事，一定要成為事實了……

一九二五年

這一篇短文是由蘇聯國立出版局在一九三〇年所出版的「蘇聯各民族創作叢書」裏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太陽的黑點」裏譯出的。

「太陽的黑點」這集子裏包括烏克蘭青年作家畢爾伏馬伊斯基 (L. pervomaisky) 的八篇小說：「太陽的黑點」、「在裝訂間裏」、「在冷山上」、「病癒以後的病」、「賓呼斯·莫佳的傘」、「在一九一九年」、「格里哥爾」、「懷疑主義者」。

「在一九一九年」的題下，作者註明是「斷片」。譯者在一九三四年便譯了一個頭，但一直擱到今年才把它譯完。

其餘的兩篇：「格里哥爾」在一九三六年譯出，一直擱着沒有發表，不過去年曾由何見鶴君譯出在「文藝」月刊上刊出。原作者在題下註明：「錄自『格里哥爾同志公社』一書」，可見關於格里哥爾另有一篇長篇。另一篇「賓呼斯·莫佳的傘」是新譯的。

俄譯者是B.葉里沙維次基。

關於作者，茲把原書書端的一篇介紹文譯錄如下：

「萊奧尼德·畢爾伏馬伊斯基是近年成長起來的烏克蘭文學青年的優秀代表者之一，他以一九〇六年生於波爾達瓦省孔斯坦丁格勒（現在改稱克拉斯諾格勒）就是在那雖然沙皇政權的強暴俄化政策施行多年，但是直到現在老烏克蘭的傳統還是很堅強的存在着的烏克蘭的一部分的深邃的地方。這環境把畢爾伏馬伊斯基吸引到那些，他們的初步文學活動都是和『羣社』（該社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過去是，現在還是謝爾蓋·比里賓果）農民作家的羣衆團體結合在一起的烏克蘭小說家的隊伍裏。

「畢爾伏馬伊斯基是生在和長大在猶太人的家庭裏的，這使他失去農民作家典型的特點。這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這一時期的他的初期文學作品裏已經表現出來。

「從這個時候起，畢爾伏馬伊斯基個別的短篇小說在許多報紙雜誌上出現；他開始在大城市的环境裏走上無產階級創作的軌道上，並且成爲『全烏克蘭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會員。

「從一九二七年起畢爾伏馬伊斯基從『駕犁人』雜誌的活動記者變成『全烏克蘭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的雜誌『青年』的經常記者，和米基金哥，列·戈洛夫哥等人齊名，是青年烏克蘭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者之一。

題材。

「萊奧尼德·畢爾伏馬伊斯基是積極的青共工作者，他以極大的藝術上的成就處理青共生活的題材。」

「除此之外，他給烏克蘭文學貢獻了一篇非常名貴的，關於僻壤小地猶太人情緒的，根據動人生活材料的小說——『應許地。』」

⊙『應許地』這名詞取自聖經，據舊約「出埃及記」三章八節說：『我下來是要求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米人，耶布斯人之地』……後來基督教人就把它這些地方稱為主的『應許地。』